雷淵集 六

蹟劄
啓辭
應製文
序

雷淵集卷之十一目錄

疏劄

序

雷淵集卷之十一

疏箚

以文衡薦望再違 召命後請罪書

伏以臣於病伏殗殗之中伏承文衡薦望自 大朝有 命曾未半日 天牌再辱使臣情勢有可以冐膺者顧何敢逡巡一步遲回一刻哉噫臣之向來所被人言是何等言也因一圈事而直驅人於循私之科究其指意之深緊有非一時薄責所可償其罪者至今追思惶汗沾體即此一事而臣之不敢以前文衡自處也決矣 朝家之不當以前文衡處臣也審

寔事或有時月稍久義分是怵冒愆於既往趍命於
自今者而若臣則有不可以此自諉焉念臣向來債
職速言專以圈事而今之所 命者亦薦事也圈與
薦類也臣雖欲放倒瘝曠晏然冒當獨不恤 國體
之苟簡當世之譏笑也乎鐵辟在前轉步無路荐
名之下又未免違逋臣罪至此萬戮猶輕茲敢畧陳
短章仰控危懇伏乞 睿慈俯賜鑑諒仰稟 大朝
收還 成命重勘臣慢 命之罪以嚴朝綱以安賤
分千萬幸甚

辭右副賓客書 己卯

伏以日月易邁兩 魂殿祥禫已訖伏惟 大小朝
哀慕如初曷其有極天佑 邦家用休垂恤我 大
朝殿下封爵之慶聿回一甲 坤聖世孫受冊之禮
次第告成八域含生忭頌惟均臣性本樸愚情甚危
蹙前而債事之咎後而慢 命之罪俱屬罔赦合置
重誅 聖度如天曲賜涵貸南黜旣復東謫旋宥薄
示威譴終霈 恩造夫陽和之布非私一物而蠢蠕
之屬如被偏覆昔聞其言今乃信然隕首刳肝豈足
爲謝臣幸荷 天慈甫脫覊管而罰不償罪鬼責隨
至風痺瘀暈敗証皆具誠恐一朝遽然永負圖報之

初心牀笫殘殘萬念俱息而惟此一事耿然如結实不自意　聖朝曠蕩未忍便棄　宮賓華誥駟名恩旨自天有隕匪日以宣仰惟　德意之隆厚夢想亦不及此雖臣冥迷寧不知感況伏聞　睿志奮勵兩筵日闢典學之勤乏於聽聞臣以　胄筵舊物竊伏畎畝每承此報喜而忘食使其疾病情地少有轉動之勢者即日趍　命一近耿光固臣大願而今臣情地之難冒殆甚於疾病之難強每伏思曩日聖教之嚴重如何其時臣心之悚懔如何雖以日月之稍久復露　甄錄之恩臣之爲罪固自如也偃息

田廬在分已偉尚何敢憑恃 寵靈委蛇周行以自
取貪榮忘罪之譏也哉商量已熟進身無路而緣臣
虛縻或致講席之曠負此在私心尤極惶悶玆敢畧
入文字仰控危懇伏乞 睿慈俯垂鑑諒將臣見銜
亟行鐫削仍 令選部勿復檢擬以肅頹綱以安賤
分不勝幸甚

請收還新資疏 乙酉

伏以臣於千萬夢想之外伏蒙 恩旨特除臣資憲
大夫知中樞府事臣聞 命震惶仰而感祝 聖恩
俯而循省微分罔知措躬之所也顧臣疾病沉痼之

狀前後猥陳于文字者不止一再而伏蒙 聖慈體
下洞悉其實狀不以瀆撓爲罪許解兼帶兩任賜以
調理之便天地覆燾之恩父母顧復之慈臣方感戴
罔極惟恐報荅之無地矣今玆 寵擢新命豈臣意
望之所曾到涯分之所可堪乎伏况 辭旨優隆逈
出常例至如离筵初學之將就亶由睿質之粹美
家法之純正臣何才勞之可紀而褒奬之音輒形
絲綸臣於是愧悚交切益無所容臣固知 聖明特
以替履舊物猥假 光寵以示記存之意耳第竊伏
念卿班特授是何等異典雖在夙夜陳力之臣猶當

擇其才德俱茂功用素著然後施之而不濫受之而不僣若如臣者本以樗櫟之不材重以蒲柳之先衰積有逋慢失職之衆汔無歷試可錄之績已踐資級尙懼踰濫豈宜復辱簡擢以累 聖朝綜理之政也哉揆分量義歷日靡安其不敢冒昧承膺者非但爲從前疾痛之難强而已茲敢冒死陳籲干瀆 宸嚴伏乞 聖慈特垂鑑諒亟收臣新降資秩及見授職名使淸朝名器不至輕褻亦令螻蟻微喘獲蒙終始之澤千萬幸甚

辭刑曹判書疏

伏以臣於屏伏呻頓之中祗奉 恩旨授以司寇之任聞 命隕越不省措躬之所也凡臣疾病沉痼不堪供仕之狀已悉於前後文字得蒙 聖慈之下燭臣之偃息牀第保有形骸者莫非吾 君之賜也臣方感祝 洪造之不暇尚何敢以狗馬賤恙每每提溷於 靜攝之中而第伏念本曹職務煩劇不比他司凡厥重囚之滯犴待勘者莫不取平於長官之手其為任之緊且重豈容一日虛縻者而以臣支離昏憒終年跧蟄之身叨據長席專任聽斷則瘝曠之罪臣固不敢逭而獨不有累於 聖朝綜理之政也哉

此臣所以不避瀆撓之誅冒死申籲不能自已者也

仍竊伏念我 殿下以古聖后惓勤之年憂勞萬幾日昃不遑凡在大小臣僚疇敢不夙夜奉職思裨勵精之治而若臣者效蔑奔走罪積逋慢受 恩彌重而孤 恩轉甚有若全昧義分者然撫躬悚惕生不如死 天牌之下趑趄無計猥控微懇仰首嗚呼伏乞 聖明曲賜矜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行鐫改使重務無曠賤分粗安不勝幸甚

辭大司憲疏 丙戌

伏以惟天惟 祖宗眷佑我邦家 聖候漸臻康復

臣民慶忭曷有其極伏願深軫少愈之戒益愼節宣
之道用副率土顒祝之情焉仍念臣素患痰疾沉淹
於換節之交而適値院直浹朔廷 候多日下情憂
遑自不覺痛癢之在身勉染病軀連造 候班以爲
粗伸微悃之地而蹣跚匍匐有愧於班行之間矣不
意此際都憲 除旨遠下夢想之外間 命隕越益
不知所以自措也凡臣狗馬賤恙業已 聖明之所
俯燭頃者秋官之除亦蒙 聖慈體下即許 恩遞
況今所叨係是風憲之首責任之緊重有踰於秋官
而乃使癃朽如臣者一任其虛縻則瘝曠之罪臣固

不敢遑而獨不有累於 聖朝綜理之政也哉自今痰眩脚攣之症實無自力起動之勢日昨監試之坪起居之班俱不得趨造罪在逋命誠阻承候撫躬悚惕生不如死茲敢干冒鈇鉞仰首鳴呼於 靜攝之中伏乞 聖明曲垂矜察將臣見帶職名亟行鐫削俾蒙終始生成之澤仍治臣瀆撓之罪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乞致仕疏 丁亥

伏以陽德方昭邦命維新 聖體康寧日強一日東宮邸下定省之暇問學日就文義孔彰洽於聽聞

宗社萬年之休億兆蹈舞而如臣衰朽亦自幸須臾無死得見無疆之慶也臣竊有區區祈懇而所懇者即禮之常經國之舊典而 聖上之所嘗許於諸臣者也敢依古人引年之例瀝血控籲冀蒙 照察焉臣本以庸魯之姿何嘗有志當世而只緣親老家貧應舉從官謬通朝籍過蒙 恩造濫躋卿班榮及父母此豈臣所能自致蓋其半生所蒙莫非 天地成育之仁也夫關柝之賤猶思效職蛇雀之微尚懷酬恩臣雖不肖豈不思隨分報荅之圖而才乏經務智昧需世屢被器使動輒僨躓加之近歲以來積困沉

痾經年闕時作一支離有官則徒增尸素之愧有名
則常犯違逋之科義分都虧合被重誅而伏蒙 聖
明至仁體下矜察其衰病實狀而猶以簪履舊物未
忍終棄 寵以隆秩優以閒局俾便調息之地臣之
息偃牀笫保有形骸者亦莫非 天地覆燾之恩也
每竊伏念受 恩如彼而孤 恩如此雖 聖朝寬
大輒加包容在臣私義何敢以倖免譴何為常而施
施自安而已乎古之人臣愚不勝任則退病不堪事
則退臣之宜退固已久矣第以立朝以來無寸勞自
效而遽陳休退之請誠有悚悃不敢者虛縻朝銜徒

竊廩食荏苒至今日而樗櫟之年恰滿七十矣夫七
十而致事聖人之明訓臣子之大防假使臣薄有才
能無他疾恙及今當止之年猶當以禮退之況乃隻
鴈去來不乏多少於廣朝而病篤之齒正及稅鞅之
期者乎伏惟我 殿下風勵一世養以廉節曲察群
情有願必遂倘蒙 容光之照俯燭肝膈之悃及此
餘生 特賜殘骸使得自附經義粗伸私分則在
聖上為終始之惠在微臣為桑榆之收造化生成之
澤非臣糜粉所可報其萬一矣衷情所迫煩瀆至此
臣尤死罪伏乞 聖慈恕其僭猥而即降 俞音千

萬幸甚

請收還新授資秩䟽 奉朝賀時

伏以臣於客冬從諸耆臣後昵侍於 靈閣旣叨進爵之列又蒙 賜酒之恩此身今日之榮死且無憾矣 法駕才旋 恩旨繼降崇班 寵命混及於已退之賤臣 恩出常格 寵踰私分惶感悚惕靡所措躬即以短章猥陳必辭之義而見阻喉院未徹宸覽方擬復申前懇而適會家患彌月証涉拘忌不敢爲文字煩瀆之計至於推榮一事臣初不知有前例矣最後銓曹吏以庚辰定式 傳敎來示將臣兩

世 贈誥今十六日政安 寶来宣矣繼伏聞再昨
常參時大僚以 贈典之直爲擧行至請銓堂之重
推臣聞来不勝驚惶尋見其時奏語之出朝紙者始
知日前大僚以致仕臣推恩之有違法意有所陳白
而特以不一擧條故該曺未及聞知有此依例擧行
臣亦漠然聾瞽徑受 恩誥晏然若無事者私心之
恧蹙不安歴日靡定不敢以事過而少弛也大抵致
仕人之 特許推恩作爲定式者亶出 聖上推廣
孝理之德恩大僚非不思仰體 聖旨而所以如此
者似亦由於愼惜官方之意然與其靳重於推及父

毋之恩典曷若難愼於退臣格外之資級乎仍伏念
聖明旣許臣休致則便一納諸之身其不宜逮籍
寵光冒玷　恩資自此於朝廷夙夜之臣者其義較
然何待臣畢辭而有所　俯察也伏乞　聖慈特推
體下之仁將臣新授資級亟行　收還則推恩與否
自在不論惟臣之私義亦得以少安矣臣無任云云

上言史事疏○未果上 壬辰

伏以臣少時得見李玄錫所編明史紀元止於　崇
禎弘光以降附見編外下此僭國竊嘗痛之以爲是
書不作可也輒敢忘其僭猥私纂一書而初非自附

於修史只著華夷消長帝統存亡之跡而已疾病連
年不得尋檢棄置塵篋亦且累十年矣及今新史開
局後有以臣書誤徹 天聽者始 命以繕校終
命以刊行臣於是隕越悖恐不知斷爛小衮未脫箱
篋其合用與不合用諸臣何從知之而遽有此登聞
耶此特臣書曾未一經 淵鑑而左右之言先入故
耳臣書實未足以應 聖上之須而為當世之用也
方欲以文字備陳愚見冀還 成命疏未上而書果
入則未竟一二策而 雷威已動矣古者異端之書
惑世傷教者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今臣之書既被其

律実則臣之罪又何可勝言哉伏荷 聖度優容畢
竟薄勘不足以償罪曾未時月輒蒙 收叙仍賜
召對於卧内此罔非 殿下霜雪之教日月之臨而
謂臣孽雖自作心有可恕也恩覆如天感戴無極雖
然因此一事頗聞史局執筆之臣懲前顧後拘攣多
端果如是殊非 特教編摩之意臣竊惜之臣甫以
史事獲譴而又發口言得失極知狂妄心有所畜不
敢自隱惟 聖明財察臣竊有聞於先民之志曰天
道不以陰盛而不生其陽人道不以勢窮而不立其
義此匪風下泉所以見取於聖人也西銘曰大君者

吾父母宗子也今有宗子爲猾奴所滅而宗子之子孫逃難四方僅樹門户有宗廟焉有臣民焉是亦宗子而已是亦大君而已雖力有不敵勢有所壓不克盡其朝聘之誠捍衛之忠乃其義則不可一飯而忘者也二百年来 先王先正一心秉執常恐失墜者則此義而已宋末帝昺盡失其天下寄生於崖海舟中而天子之名固自如也後来修史者不得不以帝統予之伏况弘光已下三皇俱以 高皇帝後裔 神宗之親孫當 毅皇殉社之初爲 先朝遺臣所擁戴立國於一隅傳世至三而一時忠義之徒悉奉

其正朔世無明史則已如有之 崇禎後帝統不歸
於 三皇當誰之屬乎屈義圖存一國之權正名尊
統天下之經也旣曰天下之經不可以一國之權而
遂掩之也明矣伏聞史局之役垂訖而 三皇時事
槩從李玄錫謬例并爲附錄是眞以僭國待之而絶
之于明也其視春秋存亡國繼絶世之義何如也或
者曰斯義也當世之所不行姑且爲附編耳不害其
爲皇統也是大不然帝王傳序昭穆秩如以皇皇嫡
承而貳之於原史之外從而爲之辭曰不害其爲皇
統是滋後世之惑也且聖人之作春秋朱子之修綱

目皆將以示天下萬世大法而已未甞汲汲於行世臣亦謂今玆纂史當志於垂後不當志於行今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傷之也臣竊計今天下萬國獨青丘一域為大明之杞宋後有王者作欲徵 皇朝之始終必將於我乎取之興衰之幾正偽之辨恐不當鹵莽如是也伏願 聖明深留三思明詔修史之臣一用宋史德祐帝已下義例以明大一統之旨而金匱石室藏之名山以俟夫百世至若十六代文獻制度自有正史百餘卷在秘閣凡有考論不籍是書而足矣

凡臣所陳係關史體須至躬造前席口奏取旨者
素患脚痿耳聾已成痼廢文陛周旋 天語承受俱
非可強而爲者輒入文字敢貢愚淺臣尤惶恐死罪

啓辭

因李宗城䟽政院 啓辭 戊辰

即者大司憲李宗城上䟽到院而觀其措語萬萬謬
妄夫合辭之論何等嚴重而身居臺憲之長肆然爲
營護之計至以體國之誠事君之節極口褒詡反以
懲討之論歸之於周羅傅會人之放恣無嚴胡至此
極噫嘻兩人之罪係關 宗社苟知君臣之義者宜

不敢以徧私阿好之情有所容藉於其間而乃敢挺身立幟角勝大論公言顯訟無復顧畏人心之陷溺民彝之斁絶一至於此方来之憂亦何所不有哉臣等職忝出納目覩變怪駭憤之極不敢循例捧入竊附院中故規敢陳愚見伏望 聖上明賜處分以尊朝廷以嚴隄防焉

賓廳請從權 啓辭丁丑

伏以日月不居 大行慈聖殿下攢殯既成方內受服若喪之慟終天無極伏惟 聖情哀慕靡所逮及何可堪處臣雖在奔走號泣之中竊有焦遑懍惕小

大同情不敢不疾籲者玆用齊聲以祈 垂察焉惟
我 殿下暮境勤政憂勞民事數年以来殆少康
豫之日而今於浹月 侍湯之餘奄罹 憂苦診
候論藥之節頓然中輟疏素糜粥之屬亦且罕進雖
孝思罔極不自覺其大損 榮衛臣等聞於前席仰
瞻深墨之容心如焚灼寧欲無生嗚呼親喪自盡
不係於疏節孝子達權無詭乎經訓故禮曰六十不
毁又曰七十食肉又曰疾病有薑桂之滋雖匹夫之
微尚且如此矧 殿下受 祖宗之托爲神人之主
寶筭踰耆 玉體欠寧烏可自輕其身以循徑情之

行而貽必至之悔也哉考諸古禮則聖人之所深戒稽之國典則先君之所嘗行此在 淵衷固已瞭然者也何待臣等之煩陳而所大憂悶者以 殿下氣力之羸憊脾胃之脆弱蔬食水飲決非一日之所堪而蔽於至情膠守無變終底於廹近難言之憂則豈不有歉於帝王之大孝乎且 殿下試思我 慈聖當 殿下違豫之時其焦遑憂悴顧嘗如何 殿下一飯 慈聖乃為之加餐 慈聖有命 殿下未敢不勉進及今 音容雖閟 陟降不遠儻或 俯鑑我 殿下毁瘠祟削之形其 眷顧怵惕又當如何

言之至此益切摧隕于中而區區所顒祝者 殿下平日以 慈聖之心爲心尙庶幾抑情自護以少慰在天之靈耳然則今日 聖上所以仰體 遺旨者莫先乎 聖躬之保嗇保嗇之道莫急於 勉復常膳伏願 俯循群情亟從權制不勝大幸

應製文

漢拜衛綰丞相制 文臣庭試 ○甲子

擇相圖理群臣疇若予邦家簡賢亮工舉朝莫如卿忠謹盖玆登庸之意爰自知遇之初惟卿斷無他腸皤然遺老記昔辭宴之日灼見卿心故於參乘之辰

薄示朕眷惟其一心醇謹可作百僚儀刑玆授卿丞
相卿其處槐列而敷功克體和羹之望代桃侯而賛
化毋貽覆餗之譏顧賜劔尚不毁傷况朕命豈敢怠
棄玆揚寵制佇賴弘猷

四門禜祭文

洞洞予心憂在粒民昔暵今澇病稼則均無稼胡民
匪民曷國瞻仰昊天靡遑玉食縶雨之初寔賴神賜
既潤既滋庶幾穡事云胡寖霪轉甘爲苦淋浪浹月
如決如注高塍沙覆平疇波墊秧移即漂穗發旋浸
田夫輟鋤繞壠躑躅曰今不晴野將無穫寘禱莫應

所愧諒德回瘵爲蘇舍神何瀆一雨一晴神實司權其哀不哀民命攸懸罄我菲誠申薦牲醴尚冀冥佑劃賜開霽

宗廟祈晴祭文

眇予寡德叨承丕緒以 先王心勞我蒸庶民之有今寔賴 先靈凡有疾痛曷敢緩聲吁嗟玆歲雨暘弗若暵傷乍蘇潦損旋酷崩嶹決澮漂穗縱橫一矚九霪遂浹三庚人畜既濟室堵亦圮不遑謀夕矧敢望歲靜思厥咎靡甘玉食禜祈罔效淋浪猶昨洋洋降監想亦興悽豈曰小子可哀遺黎其雨其晴冥佑

是賴敢忘前祝尚冀終惠

健元陵　親祭文 癸酉

我祖受命　明祖壬申　命之不顯展我文人巍乎功烈爕厥彝章　燕翼有謨啓佑無疆藐予小子寤寐淵氷永懐丕圖何德克承撫玆少康式籍餘庥粤自　龍飛舊甲六周昨秋興感剏予瞻境　真幀肅瞻寸悦曷罄睠言松梓霜露又零　南殿餘慕来拜　園塋山紆水長佳氣葱欝　陟降不遐一心對越剏業維艱守成弗易歷年滋多休恤在是凡我遺黎昔所撫字豈無疾苦尚冀　陰庇百世之思敬將

牲醴假斯綏斯俯仰有僾

仁顯王后加上尊號玉冊文

恭以揚先烈於裕昆恭進顯冊追遺徽於配
聖齊薦休稱物采載陳情文允叶恭惟皇妣孝敬
懿烈貞穆仁顯王后禀姿淵懿秉德和貞襲嘉
訓於內外法家六宮之頌夙播配令範於古先哲
妃二南之化均覃荷太母賢婦之褒肇擧見廟
之禮承寧考良佐之諭再正主壼之儀陰教
永垂於宮闈協禪貽後之烈仁聞傍洽於區域賴
致綿祚之休嗟小子逮侍於昔年而徽音尚僾於

今日稚齡愉色幾被撫頂之　恩暵境感懷難諼在
耳之訓瞻　玄隧之同兆彌慕倍切於羹墻仰彤管
之齊徽　慈範思闡於琬琰一辭爲衆美之本母姒
之彛則可徵惟聖稱大德之名女堯之遺烈罙著玆
稽彛典庸伸忱誠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在魯奉
冊寶加上　尊號曰淑聖伏惟誕垂　明臨　俯膺
隆貴有是名有是實並乾坤而無窮降之福降之祥
衍本支而彌遠

永禧殿　親祭文 甲戌

眞宮奕奕　寶幀煌煌　四聖臨予有儼　黼扆肅

瞻 容光宛承 聲欬永懷 至德曷罄摹繪 文
祖應運樹業宏達 光廟靖邦基命宥密於休 章
陵啓 聖綿祚丕顯 寧考光前裕後 真遊云邈
令聞無竟 寶龕聯序睟彩交暎瞻依孔邇 陟降
如在展獻維時有恪靡懈況遘茲歲攀慕罙深元朝
祇覲少伸愴怳節届天中蠲饎斯將豈其無攝莫如
我躬焄蒿載升銅爵旣班羹墻猶覿紛遝 威顔於
昭在上有誠必通尚冀 明臨俯格微衷

永柔縣武侯廟追配鄂王信公紀事碑

維 聖上二十有六年庚午春 上臨遂下教若曰

永清縣之廟武侯維其山之名卧龍也而 聖祖因
以思其人也鄂王之配永清廟維其忠之似武侯也
而 聖考所以勵乎世也予惟信國文公痛帝社之
將沉伏義旅而獨奮蹈死愈厲與國俱殞智力之所
不及天耳乃其心武侯鄂王之心也其以信公服食
鄂王之下於典不僭且以述 先王之事也禮臣道
臣承 命祇若卜日之良旣躋以饗武侯鄂王原有
遺像在廟至是又摹信公像而并揭之 上自爲文
近臣臨讀西土之士相告忭躍曰大忠之祀在天下
我西土得事其三 上之不鄙我西土而勸之也有

道矣其敢不勗旣而 上又教曰所以廟武侯者旣
有碑矣維鄂王之事居具而未文殆有待於今歟其
令詞臣并與信公之所以配者而撰次之以刻示來
者於是以 命臣有容臣竊伏惟 國家爲理以風
化爲首 聖神相繼率是道無替忠罔不報義罔不
旌推而至異世之臣去今千百載之遠而獲祀於邦
內者蓋未可一二數而如今之爲 聖旨所寓尤爲
深遠有未易以言語盡者臣故曰入是廟而仰而覿
其容俯而思其所遇之世與所齎之志所秉之義而
躍然有興於心作於氣然後始可窺 聖人教化之

蹠矣夫然則奚西土之人之爲勸已哉將舉國而勸焉又將舉天下而勸焉請拱手以俟銘曰

有歧祠宮卧龍之丘云誰之享維漢武侯孰其配之鄂王信公配之維何寔配其忠鄂王初起宋社旣南痛深主辱志決身殲威靈外讋韜畫內殫中土日闢北轅將還三字獄成萬里城壞孰執彼讒豺虎以饕信公之世帝在舟中捧詔雪涕矢心皇穹一旅勤王成敗維天間關海嶠銜冒穹氊三年雪窖一死有地所學何事義盡仁至相維純忠孰如二臣論世考履維葛與倫斥和有表正氣有詩流傳百世如讀出師

肆我 文考覽史興咨亦粤 聖后撫像紆思申擧懲章饗以邁祖何所無神必玆西土三人一心異世同歸英靈相感肹蠁如期風聲攸曁癃躄亦起山磨水竭曠慕何已曰此秉彞維性之根賊予者天扶植者君旣賊旣植曷不勸忠百爾君子視此刻銘

闡義昭鑑跋 乙亥

是書何爲而作也懲亂賊正倫綱而作也罪人斯得天討旣行宜若無待乎是書者然此賊通天之惡專在於究言之相讟張也妖孼之相糾結也能明其讟張之蹤糾結之情從流而溯源探微而究顯使天下

之人擧知亂賊之無所逃倫綱之終不泯則簡編之功實與鈇鉞并行信乎書之不可已也書共四編起自辛丑迄于乙亥垂四十年而中間亂逆之作凡六七矣梟鵂以惡音相應而所噓吸者一膓肚也魑魅以陰氣相聚而所呼嘯者一窩窟也可畏非天謂可以詬之可愛非君謂可以誣之旣誣我 聖躬以及我 東朝暨 景廟陰相傳述式至于玆其興訛也轉憯其煽亂也愈棘而天經民彝殆乎其墜地矣嗚呼我 三聖深仁至德億兆咸戴獨何負於此賊而肆行誣逼必欲逞其兇圖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盖

此一種悖義之徒粤自 先朝失志蓄怨欲一售其禍心者厥有素矣迨夫 景廟遵 遺旨奉 慈敎儲位一定 國勢永固則謀所以危動之者不一其方而 授受光明無間可投則乃敢揑造至不道之說誑惑群不逞之輩自生枝葉階禍至今噫嘻痛矣是豈一國臣民之讎哉實萬世共討之賊也幸賴我聖上孝友之德孚格于上 祖宗陟降之靈鑑臨于下陰謀所萌鬼得以覺之醜類所萃天得以蒐之舊逆新宄咸伏典章而今又著其刑名刊之編冊使天下後世人得以誅之臣綱由是益闡 邦命由是益

鞏於乎休哉天道之不可誣也如是夫書旣成以臣
曾忝館閣也俾撰跋尾之文臣辭不獲命敢為之
說如右若乃纂輯義例悉禀 聖裁芟煩就約而諸
贓斷律者外并勿書云爾

文正公宋時烈從祀文廟 教書

王若曰人君之表章斯學所以正士趍聖廟之陞躋
前賢所以明道統而世教豈曰少補矧國論咸歸大
同惟卿得賢為師信道不惑惟淵源深故門路正上
接石潭之嫡傳以豪傑姿有臨履功一準考亭之模
範力探閩洛之微奧洞見大道之源志挽唐虞之熙

皡盖得聖人之任故魚水契合之盛自 龍潛知遇之初謂扶植綱常莫若明尊周之義謂內外修攘必也先格君之心貂裘擬遼薊之寒尚想奮發之大志鳳詔緘雨露之澤暗契密勿之深猷際五百必興之期治致丕闡於彝則有千萬吾往之勇操履不渝於險夷日星耀九衢之昏山斗均四海之仰闢詖辭而正邦禮質諸古而無疑尊師道而勵士風到于今而受賜年彌高而德彌卲 三朝之典刑獨存退則易而進則難一世之汙隆是卜英才樂育大儒繼起於門墻宏範昭垂後學咸囿於陶鑄奚但一邦之誦法

允宜百代之師宗院額特揭於華陽 御墨動璀璨
之色廟享未遑於此日士林激抑欝之情始也三紀
之請靳俞盖緣慎重之意今焉八路之論歸正詎緩
崇報之章是謂國人曰賢果然大德必祀玆以鄉從
祀于文廟之廡班序有秩統緒愈明曁同德而并躋
况襲蘭室之臭瞻賢師而孔邇宛侍杏壇之遊仰景
行而興懷幾恨九原之難作就私祠而錫額仍命永
世之不祧微盛德孰與此焉而縟儀若待今者於戲
庸培一國之元氣俾聳多士之觀瞻典禮莫盛於豆
籩孰無矜式之志型範不泯於衣鉢佇見作新之休

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敎書

王若曰惟天篤生眞儒式賛休明之敎大德必得常祀聿擧崇報之章玆循僉同之論庸示尊尚之意仰惟 列聖尤重斯文褒崇先賢爲多士誦法之地表章正學盡一世作新之方倚文敎之旁流有哲人之輩出惟卿早歲志道大賢爲師資禀最高蘊然天理明而人欲淨門路旣正卓乎大本立而妙用行湛索乎洙泗閩洛之緖餘多昔賢之未發剖析乎天人性命之微奥質前聖而無疑當 聖祖側席之辰膺丘

園束帛之禮講說屢感於　天聽温諄范淳夫之釋
經謨猷動合於時宜剴切陸内相之論事國恥莫雪
於事蔑無一日忍忘痛寃家計專在於尊周雖萬言
不出修攘禮學足以範俗垂世必自修身正道足以
闢淫距詖豈曰好辯惟道之所被也廣亦沒而不亡
者存天若假年庶興孔明之禮樂士多薰德孰傳紫
陽之衣書朝家之貤贈雖隆猶未盡闡學之道鄉社
之禋祀殆遍尚有歉彰德之方肆文廟從享之論即
擧國共公之議三紀之請靳允雖緣慎重之規八路
之顒齊聲寧孤顒望之意瞻　寶墨於興院褒尚與

自 先朝薦華遵於泮宮崇奉若待是日禮則然矣
祭在斯歟玆以卿從祀于文廟之廡位亞賢師躋同
道友瞻焉孔邇悅接奚月之胸懷德必有隣宛對立
雪之氣像念世教之扶植幾切不同時之歎修家祠
之苾芬爰仍勿遷主之禮於戱士風賴而丕振國脉
由是益綿餘韻尚存孰無觀感之志景行斯仰佇期
作興之休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

廟頒　教文

王若曰生多士以寧文王菁莪洽　累朝之化尊两

賢以從夫子俎豆采一國之論玆揚十行之絲綸俾聳四方之瞻聽予惟世敎之扶植亶在吾道之表章象前哲繼開之功克盡褒隆之典啓後學矜式之地丕闡作興之休猗 聖祖誕敷文治而大賢并生一世有若先正文正公宋時烈壁立氣像海涵胸懷門路正而淵源深至訓早襲於函丈規模大而文理密成法一準於考亭闡陰陽消長之機素履不渝於夷險任春秋尊攘之義寸心獨炳於綱常托明良之契則堯舜君民處賓師之尊則伊呂伯仲經綸不外於斯學洞然王伯之分典禮折中於諸家廓如詖淫之

闡教誨不倦於牖後大儒受深衣之傳統緖益光於
紹前擧世寓高山之仰才則王者之佐學爲聖人之
徒亦粤先正文正公宋浚吉陋巷春生濂溪月霽資
質若金精玉潤士林咸推以師出處如麟見鳳藏媜
孺亦知爲瑞復雪自成家計宗黨得同德之賢講說
如誦已言賓席盡沃心之責粹然一團氣和處展也
九分人地頭敦禮範俗實本於修齊澤流後世閑邪
衛道式資於窮格功大斯文安定之四條誨人才各
臻於成就涑水之一誠律已用不盡於平生是謂命
世之姿無愧升堂之列嗚呼河南兩程之出際宋德

之休明洛閩一派之傳賴周學之真的誦其書論其
世知古今之相符生同時道同師亦天意之非偶蓋
其充實光輝之美有非言語文字所殫造詣俱極於
高明博以文而約以禮功化不泯於久遠生也榮而
死也哀　朝家之䘏贈雖隆不過褒賢之常典鄉社
之禋祀殆遍曷稱慕德之深誠肆有賢關之連章乃
請聖廟之躋享一俞之靳已經三紀始出慎重之思
公議之定不待百年今見僉同之願　寶墨耀院宇
之揭尊尚粤自　先朝華遷儼庠廡之陳崇奉若待
是日鼓舞一方之由此主張斯道之在予茲於本月

十四日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于文廟東西廡於戲禮儀盛而月星明班序秩而衿紳聳大德必得祀孰無觀感之心流風尚有存庶見作新之化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宗廟夏享 親祭文

清廟於穆 祖考攸位德以世觀精以享萃小子忝嗣大事在祭敢曰著存一誠匪懈祖序維夏既戒攝衡憧憧我心寤寐 祠庭盛我冕黼潔我豆籩綏厥思成式禮罔愆百爾顯相曷不肅雝於昭在上有誠必通既右享之 陟降寧止燕及群黎承我蠲饎屏

其菑沴蝥以豊年匪敢徼福哀此顛連俛焉如企瞻
言若 臨寸心對越庶幾 顧歆

昌陵丁字閣重建上樑文

司爟告警俄驚 秘殿之爇攸將作鳩工旋覩新構
之輪奐其成不日庶憫 在天恭惟 睿宗襄悼大
王至德難名大孝因性治纘禹績慶邦命之維新疾
祟膝廬悲帝齡之不與一年遺澤尚纒率土之思萬
世崇岡長瞻 虛殿之設仍隆嬀幄之袝庸倣漢廟
之規寒食開門苾芬之薦如在 寶衣藏寢羹墻之
慕斯憑扃戺爾清式嚴早夜之警衛棟宇曼碩寧虞

風雨之撓傾不意畢方之告災奄見周榭之延燎雖
皇穹嘿相炯焰罔逼於 封壁而回祿所經黔赭殆
遍於甎礎惟我 聖上載震載惕乃經乃營身不違
於寧居聿避正殿禮則宜於改葺遄卜吉辰誠深奉
先奚恤國儲之稍絀貫惟仍舊不至民力之重煩子
来之功甫完丁字之制已屹壽丘之龍虎彌壯嵬乎
松桷之爭高 敬寢之麟馬相望依然華樓之聯武
時薦籩俎維新灑掃之儀月出衣冠依舊瞻依之所
恭陳善頌助擧脩樑
兒郎偉拋樑東繡棟先迎朝旭紅日下常瞻雲五色

漢宮佳氣接葱蘢
兒郎偉抛樑西野色蒼茫望不迷向夜玲瓏生薄影
簾櫳齊齊月初低
兒郎偉抛樑南點點遙岑露翠嵐澄江一帶流無極
應共當年睿澤涵
兒郎偉抛樑北金爵觚稜連斗極衆星錯落繞宸居
廟貌千秋瞻翼翼
兒郎偉抛樑上玉欄花發駐仙仗汗漫真遊不
可攀一誠對越神来饗
兒郎偉抛樑下苑樹溥溥甘露瀉曾聞孝感致祥烏

不忍林間聽啞啞

伏願上樑之後地靈陰扶天休滋至孝孫有慶介眉壽於萬年前王不忘綿 血食於百世

慈殿 親賀箋

東朝奉歡慶 寶筭之滿七南極騰彩頌繁嘏於呼千喜懼之辰舞蹈何已恭惟 慈聖殿下德邁母姒聖符女堯布 陰化於慈天聿享海屋之遐筭體徽誠於愛日屢膺泥牒之 徽稱仍推饗老之深仁特循進賀之至懇暨耆髦而獻眉壽之祝奚但君臣間同歡奉 慈顏於過耳順之年蓋亦帝王家罕有

瞻長樂而拚手稽徃秉而增光伏念臣志以養親言不稱老承訓四紀幾荷燾載之仁問寢三朝佇彈婉婾之樂

王世子痘候平復頌教文 遞提學此文不用

王若曰八域戴主望之重予惟無憂貳極奏勿藥之功痘亦有聖肆颺渙汗之誥庸布歡慶之懷念寡昧晩有元良而仁孝夙著令聞自頃歲代理機務每軫冲齡之積勞矧壯年未經疱瘡幾切中心之隱憂乃者榮衛之感遂發豌豆之形宮闈非不深嚴旣流行之難遏疾病非不謹愼奈潛遘之莫防雖神明之護

持百全可保伊夙宵之戒懍十起靡寧何幸自天申休聿見不日乃復終始顯色之叶吉甫一旬而收功次第臞脹之無愆若四時之循序七箸無減凡節計日而底安刀圭不施諸醫按方而占喜殆非始料攸及若有陰相者存　七廟之寔佑孔昭重迓億萬年景福　三殿之喜色可掬頓釋廿餘載惟憂六沴消除正屬子半之節四體輕健復覩日三之朝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鳩杖銘 并序

癸未即我　聖上七旬而壬午十二月二十

二日爲立春尚方以鳩杖進是日 上親製

杖銘仍 命諸臣和進

昭陽維正 聖壽伊耋中朝而杖起居用節鳩猶古

餙制豈文琢武德彌卲銘以喩學靡老自逸志存炳

燭在抱在几隨問兢屬 先王攸行嗣美簡冊臣獻

懿戒庸徹昕夕

奉 教撰進本府民隱文 ○成川時 癸未

辟王爲邦周禮是秉懋樹恒產爲民祈命一飢一寒

若恫在躬鼓汝舞汝期躋凾風雖玆下邑亦苟完保

旣庶何加所急在教壤接通都商旅絡續貿遷爲業

用貨易食士之磨漸兵狃昇平浮靡相染奴視田氓
惟有疲惸緣彼南畝薄值澇暵輕去鄉土習尚已媮
緩急奚恃刹蒴滋長禮俗寖圮 綸音施仁日播窮
閻譬猶霢霂何地不霑厥有未浹咎在守臣導揚罔
恍膏澤猶屯 聖惟寬大弗呵而勉援詩寓惕俾陳
民隱臣拜稽首以悚以泣雖其駑劣敢忘報荅維茲
鹹化六官為本八百姬蘇一誠以貫豈維倉廩教道
宜先圭竇之風實自廈氈聖人之訓必出庠序如天
化物孰勸孰沮涵煦以漸發育無息式此神功錫我
民福愛戴期望八域引領敢貢邇言庸備 澄省

景賢堂宣麻錄跋 丁亥

恭惟我 聖后高拱穆清教思無窮禮遇臣工養以廉節厥有年至乞休者雖惜其去亦循其願盖所以尊經訓優老臣風勵朝紳一事而三善具焉者也維四十一年丙戌臣聖源年七十越明年丁亥臣有容臣尚翼亦年七十稽之禮典俱合致事乃敢相次陳章引年丐退 上嘉其志 誕降恩旨 特允依願用是年正月戊寅 衮服臨景賢堂頒麻訖臣有容臣尚翼臣聖源謹奉箋稱謝越一日己卯 宣對于寢殿 親御翰墨書四言八句凡三紙而授臣等詞

藻温醇 墨液焜煌如春陽噓物奎彩麗天臣有容
臣尚巽臣聖源稽首祇受感極涕隨不自意復近
戚顏獲承 寶嚌于懷袖之中也 上又命芸閣將
聖教聖製及誥箋文字鋟印入 兩宮分 賜三臣
徧藏史庫以垂千億 詔臣有容識其卷尾臣拜手
言曰嗚呼天之施物博矣語其至則不過曰各遂其
性聖人則之施諸萬民亦惟曰各得其欲臣等幸遭
明辰叨廁卿班樗櫟之用無當蒲柳之衰先及區區
至願惟在傚措 寵霊収拾晩暎上以毋累 隆知
下以無愧初服而已伏蒙 聖慈體下遹垂并照之

光俾霑均被之澤 絲綸渙宣簪組咸聳茲豈淺誠
拙辭之攸格哉良以 上天成物之仁不遺於一介
也伏況我 聖上茂膺天休 寶筭無疆國多耆耈
謳誦洋洋臣等適當斯會首蒙 寵典承誥奉翰
又在同日茲實 聖旨中君臣稀有之事而 特優
恩數以寵其歸者也竊稽往策漢臣疏廣之歸也至
有圖繪其蹤以傳後世可謂盛事未聞當時有宸翰
之賜矣唐臣賀知章之去也天子賜詩以寵之可謂
異恩未聞藏副史室爲不朽之圖也今臣等所蒙實
前哲之所未得者 恩重丘山百身不足荷戴感浹

骨髓一口何能稱述抱持 琬琰瞻望 宸極不知
此生何以對揚 洪私惟 殿下克勤未倦矣恒加
保嗇之功文謨既顯矣益思詒燕之道永肇萬世之
基惟臣等退伏畎畝與溪翁野老詠歌相荅以續擊
壤之餘音其為 聖世之賜奚止今日之光榮已哉

明聖王后追上 尊號玉冊文 壬辰

恭以令聞無斁久仰配 聖之陰功 顯號載揚肇
衍光 先之盛禮盖此舉寔由於追慕而曠典允協
於群情恭惟 顯烈貞獻文德明聖王后 毓德名
門 作嬪 王室漢蘇肇沙麓之繇早膺神爵隨玉

之祥周詩頌瓜瓞之休果驗老仙抱童之畫贊 王
化於修齊之本 壼則罙彰奠 邦命於休恤之幾
母儀聿正 徽音載彤管而難罄永慕匪青丘而無
窮第惟天序之迭遷竊懼 坤範之寖遠瞻 七世
觀德之廟幾歎 徽稱之未遑念當時 翼運之功
詎緩 前休之克闡茲當 文祖之加號允合 聖
姒之并尊 純禧遠覃旣 徽祚之永錫 至仁上
格宜 世享之孔明雖 儷日之光非二字之能狀
惟 俔天之烈亘萬祀而乏徽事若有待於今禮則
實稽於古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相福奉 冊寶

追上 尊號曰禧仁伏惟 俯鑑菲悃 誕受寶章
介景福於 宗祧俾昌俾熾 昭義聞於竹帛不顯
不承

序

贈陳生序 戊戌

東學生陳君請於余曰始吾舉明經來京師也老母爲丐貸鄰里以齎糧臨门送之曰勉之他日歸其令我喜也其不第而歸老母則輟食泣夜而不寐且吾於吾業也習之二十年矣非不專且精也恒屈而不見伸是不利於是業也今將盡棄其學他藝焉從事

侥倖其萬一吾子幸教之余應之曰諾是有時焉以
子業之專且精而猶且見屈而況始學乎他藝而求
其伸乎陳密謂韓文公曰密試明經累年不獲選今
欲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韓子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
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
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来不可辭矣科寧有利
不利耶吾嘗喜其言矣今於荅子之問聊復舉而顯
之子其勉乎哉蘇秦之辯而困而後行其說孟明之
勇而敗然後制其勝向使二子者挫於一屈而棄其

辯與勇而入於他術安知其能成名於後也故君子不以厄窮而移其志吾子勉之哉

送浮屠義天序

谷雲子旣老喜與山人遊有浮屠義天者尤與之善猶淵明之得慧遠也谷雲子旣死義天散其徒浮遊四方猶秘演之失曼卿也師通經善譚論貌若童子余與之居三日不見其火食也怪而問其故曰吾貧無食縻松肌以餬口終歲無耕爨之勞而凶年免飢饉之憂矣將客於湖闕也謁余爲言夫道不同不相爲謀然師之爲道則誠高矣國中三百有餘州其寺

觀之多當以千計其浮屠之衆亦當以累萬計有餘
然言其道之與師齊者有幾哉於師乎不發吾言是
并其徒累萬人而異之也非君子之義也師知夫黃
雀之啾啾者乎是其生誠微且細哉亦豈腐土爛草
之所出乎是必有其父若母焉其羽毛未生也父母
翼之哺之其少飛也躡其父母而待哺焉及其羽翼
已成飛而之四方聚於蓬栩之中四顧而求食其父
母過之曾不知其父母而嚇焉師知夫黃鵠之矯矯
者乎飢不啄稻粱渴不飲行潦翩然高舉與世相絶
其為物豈可與黃雀同日語哉雖然其不知父若母

焉一也故均於禽而已今夫師固浮屠之傑然者也非衆浮屠之可望以及者也然去其毋不養薄其生養之恩不荅若此者其異於衆浮屠者有幾哉師事谷雲子谷雲子之側無人焉師不能安也師事毋居之東海之濵三歳不歸省夫師之事谷雲子爲其志之相合也志之相合與毛之相屬必有間矣昔者衛武公九十作抑戒吾夫子録之于詩以美之師雖老矣聽吾言而有戚戚於心者則請繹之思所華之無以吾孺子而輕棄其言也

送朴生師傑歸忠州序 庚子

吾黨有朴生者其為人也慷慨好古朴生有友曰李
生其為人也亦慷慨好古二人相與語朴生曰古之
人李生亦曰古之人李生曰然朴生曰唯卒不見其
為二人也朴生客余家讀書聞李生來京師即謝余
去明日又來告曰李君謂我隱忠原忠原余所樂也
李君賢者吾與之處數年吾之道乏用矣今日之行
子宜賀我余曰諾朋友之道缺久矣於二子親見之
幸甚忠原土泉肥甘有山林鳥魚之樂又聞李君行
高而言方非巢由不由非夷齊不稱誘其友必以善
耻不如己雖微子之謂我賀也吾固將賀子矣雖然

贈言不以規非忠之道也子所慕古人者皆君子而隘者也極乎一善而不減於大道子是之悅而求似焉幸有一行之近焉者子必曰是亦古人而已古人不我過也如此鮮乎進於道矣爲子勉之吾與李君俱有成言於子也今子墜言於吾而復言於李君者以子之明知李君之益於子者多於吾故也人之望於己者重則己之報於人者不可輕重爲李君勉之

新編少陵古詩序

余因杞溪兪守父渭農巖所編浣溪百選者蓋守父在公甥館時爲之選而教之者也公於子美詩用力

素深而當是選也又諷讀滿十遍後加點陟焉故其擇尤精云然獨恨專取五言於七言闕如也豈其好偏於五言歟將欲長第續編而未暇也輒不自揆遂取全集七言詩沉潛究賾頗見其蘊奥然後就加刪述得六十篇又繕寫農巖所選合為二編雖其取捨未悉當公意藏之篋笥私自誦習奚不可也至訓解評批之事諸家詳之余無贅焉惟大戾於本旨者輒以己意正之云耳

溪嶽集序 癸卯

詩言志志有不得已而言之不能傳然後乃詩焉夫

鳥之鳴春其聲樂蟲之鳴秋其聲悲是何嘗有意於悲樂歟亦假之聲以通其志而已大夫俞公以節觀察湖南湖南大治民畏其去既而謝以疾免歸中道授其符麾下將進 闕下獨肩輿入湖中於是朝野之士咸惜其去然以余觀公志若有不得已而言若有不能傳者焉湖中有山焉曰獅嶽有水焉其名竹溪余自潛野拜公于溪上又與公二子將遊獅嶽公聞之欣然輒以一馬先焉濯清泉坐喬木與山僧野老上下而翺翔凡有樂乎心者一以詩發之樂之終未嘗不以憂繼之余於是始得公之志而悲之然其

所以悲之者余又不能以言傳後之讀是詩者庶幾自知之矣詩四十篇合竹溪之詩百六十篇總二百篇此集所以作也嗟夫世之人好以跕求人公立朝不以皦皦為節家居恬穆若處子循其外鮮能以知公者其得公之心而悅之者惟余甚遂為之序

敏上人詩集序

宣陽子登華山之顛愛其巖洞之深秀問諸父老曰此亦有有道而隱者乎皆曰有性敏者以浮屠隱其人已死而後來者無聞焉宣陽子曰遲遲余来也歎息而去其後客于湖閣與浮屠浩然遊然也通經有

道氣問其師乃知學於敏公而因得敏公之賢甚詳旣而以其師所爲詩二編謁余曰吾師於物無嗜好獨喜爲詩然得輒一二吟吟已則裂去之不有今其存者若干篇耳將謀所以傳之願得子一言爲重余惟釋氏之敎終貴乎寂滅四大亦不自有奚獨於區區言語而欲圖其不朽歟旣又念古之隱於浮屠者往往以其詩名近世以來爲浮屠者多出於逋逃庸賤未必能知其道昧乎道者固不能有言矣是故能詩者倂與其所謂道者而泯泯無傳焉由此觀之其言之所存則其道之所存爲其徒者之不欲湮沒其

言也固也無恠焉況如敏公者非獨其徒尊之所居之傍父老皆好之非其賢有可以服人者惡能得此此其可傳者也遂書以遺之

省齋稿序 丙午

世謂滄浪洪君徒能詩耳以余論之其功亦不可少也始滄浪徒手起委巷一唱爲正音名動士大夫閭而閭井之人各自奮厲自五尺童子咸知挾策讀書之爲貴嗟乎是誰之力也高君吾未見其人也然聞其仕于譯人也則異方之音是其所習也交易之事是其所業也其聞見宜若不越于此者獨睨然不以

爲累自少博於書而志於文盖嘗五入燕都而其家益貧其文益富以是求其人其人可知矣日者因其徒林君以其所著詩文謁余爲序余得以窮其所造殆與滄浪先後者也今之士大夫取人以地位相高下取才亦以其類雖有高世之才人微而地卑焉率不肯相引援以成其美至於老死而不售者相踵也噫可異矣雖然大泉出于地雖累土而揜之溺然仰出必達乃已高君第勉之惟患其未大也夫何患其不達

送文生尚質序

士不患道不行而患經不明經明則道有時而行矣自孔子反魯而汲汲於序述之事以明先王之道而弟子誦習傳授之道雖不行於當時固已爲天下後世立長治之本矣異學之所患莫切於此故激而爲楊墨爲申韓所以病之者百端然往往見距於聖人之徒其說不得肆則以爲詩書之言不滅孔子之道不絶而焚書之禍卒起於荀卿之門人賴秦即亡去古未遠諸儒得以修補耳不然人之類幾滅矣於是天下之士動心懲創所以扶持之者益固而專門之學興焉此後世明經科之本也間有以黃老刑名之

術中世主之意者然頗以儒術緣飾其闕晉梁之際至無道也而儒學不絶於下延至於宋而遂大明也嗚呼自秦至今累千餘歲異學莫絀於今時久則將變塞則將流君子由是懼焉　國家三年一試明經之士有解焉有覆焉宰相莅之六官副焉一人句治士書錯一字不中而况於章乎况於義乎夫其慮之也遠望之也重故其取之也詳居是業者宜知其意故書以送子

送林生沆序

始文憲公之北遷也伺候於門墻麾之且不去者郤

步以走莫之一顧也有林童子者負書徒行邀公於青海之北得習於左右而服事焉及喪從櫬至洛三年然後去於是童子以嗜學慕義聞於北方之士云其後三十有三年君以鄉貢來試京師客於余為言其童子時事時時反袂拭目目中瀸瀸有淚痕吾聞北方風俗質厚其人忠信敦良故丞相閔公為方伯又輔之以文學流風尚有存者其心忠信敦良又尚之以文學鮮不為君子君之鄉似君者幾人文學之盛莫上乎京師也何似君者少也

贈康從勳序 丁未

荆楚多奇士然其俗輕脫無固志父兄之教善則易以興於義父兄之教不善亦敢於不義康氏之先荆州人世事 明天子五世祖討蒙古死於戎前高祖從楊鎬東擊蠻死於平山曾大父從劉綎兵禦北虜與我將金應河同日死深河於是康氏三世爲 明忠臣豈所謂興於義者歟深河之敗其大父從其父在軍道絶不得歸遂以一馬東焉其後二十年而 明亡當其時天下之亂久矣中國文獻漠然無可徵而時時灑涕搤腕與父老兒童說 崇禎故事者遼薊以東維一人而已君在北特閭閻一氓庶耳一至

京師輒廩之厚祿以光寵焉　恩至渥也然　國家亦豈捐護軍一銜苟以榮君之身歟蓋推先人之忠勤以勸其後嗣耳君在家其教之如彼在國其勸之如此雖在蠻貊之俗猶將有興焉况其出於荊楚之邦而慷慨好義本乎其性者哉自古兵革之事卒之死者多於將褊裨之死者多於元帥蓋位卑者受恩少而感恩易任重者其身愈貴而其死愈難也且以君三世言之位非顯也任非專也維見義者深故樹立如是其卓也今之武夫知此義者幾希矣吾故於君焉發之使歸爲北人倡曰朝廷維西北人之甄拔

是急臨大政必申兵部歲收若干人維其人之不才也非朝廷之不用也爵與祿之有不周也非 上之不加恩也異日如有此方之虞而聞其能荷戈執鼓以先王師者則吾必謂非子也則子之徒也

諺解曹大家女誡七篇序 己酉

訓人有方強之以所難法則難行誘之以所易知則易守難法者泥古之言也易知者切時之論也雖女教亦然余讀范史列傳得曹大家女誡七章盖所謂切時之論易知而易守者也婦人之賢而有文者莫尚乎大家其於詩禮之教受之有素矣獨是篇所稱

斟酌乎世俗婦女之所可行而無絶高難企之事故聽之者無厭行之者不躓而自養舅姑事夫子以至教子女睦宗族其道無不備也余旣喜其識之卓也聊復譯以諺語遺諸妹及兄女使之諷誦而服習焉庶幾其言易曉而其教易入也己酉三月日少華居士書

酌古編序

道之行也歟君子經當世以成務道之不行也歟君子述往古以立言二者未始不相須而述者深遠矣吾友延城李宜叔博學好古爲文章踈宕饒奇氣頗

類其為人尤喜論古人得失杜門著書十餘年其力專其思湛豈吾所謂述者歟何其言之益多而其窮之益甚也自古志士多窮窮而後能言而其言必待千百世而後傳然原其立言之意蓋皆發憤之所為作則不可謂之無意於當世也宜叔慷慨好譚事其視天下事無一當其意而亦自謂為之不難也欲揚眉一吐出胸中之奇而無益俗不信故鬱鬱不得志借古人陳腐之跡指事立論以取譬當世得肆其誅賞貶褒焉余故悲宜叔之志之苦而知之者少又悲知余之所以悲之者加少也歲之九月余將歸耕鵝

溪宜叔將入嘉陵山中出其書若干篇爲余讀之求余文爲序嗟夫宜叔之自貴其言未嘗輕出示人而今乃盡出無甚惜豈道終不可行而宜叔又將隱歟老莊之道其源出於由光而由光不著書老莊著書後之尊老莊者莫不誦習其書而由光之志亦因以得傳焉余拙且訥口不能與人劇譚尤不喜爲文每得宜叔之書犂然一笑喜其議論之與吾合者十常八九也則余之志將因宜叔以傳而又幸其同時無待乎千百世之後也於是乎言

四時史序 庚戌

太史公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令史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以知固不如遷也是書也記四代之事而總若干百言然由是而推之雖百世可知也不惟百世而已雖至千萬世之久而其盛衰興廢之所以然者皆可按而知也今天下之史無不用胡皇帝之正朔也獨是書不然仲容氏胡不以大筆書春王於紀年之首以明王統雖絶於天下而王澤不斬於人心而人心所不能忘王統猶不絶云者歟尚勉之哉

少華山人書

與俞生盛基序 辛亥

余猶及君家二尚書矣若長公之敦厚次公之端良其可師者也退而與其子弟遊亦皆可友者也嗚呼何君之門多賢也君雖少也喜讀書敏於事長余知其得於聞覩者為多也然以才量德才若有餘以文較質質似不足豈其晚出薰襲於二公之風者鮮歟二公既沒而守父成父山父又先後而死恭與章皆落落河峽之間矣君於是漠然無所向槖其書踵余而求學焉其志亦可悲矣古者道一而已今也裂而為三道之外又有所謂古文者有所謂時文者古文者猶依道而行者也時文者詭道而為之可也故君

子病焉夫修業者惡夫志之不專令人之所欲莫甚於科舉故孳孳爲時文而又懼其失於此而不及於彼則乃傍治古文故爲時文透澗而難工爲古文固陋而無奇終至於兩妨其功而狼狽無成甚可歎也顧余無足以教人者如有問我者必以專爲對專者擇於斯三者而固執之謂也其擇之善也與不善也在乎君然未有詭道而善者也

霅淵集卷之十一

霅溪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愛懶子集序

雷淵集卷之十二

序

太華閣中集序

今上三年太華公以記事官書爾考史進必先退必後曰臣之報先王者幸有此一事耳其敢慢旣而大臣之得罪爾考爾考之所不用者來䌫裁史事則公辭以疾屢起之愈益卧不起事聞下吏治公又昌言其衆不撓上卒遷公閬州以寵籍大臣公素善病一月一二發發必危閬州極海以南介於鉅嶺之外毒霧瘴氣自春以冬不服而居非死則

疾愛公者皆悲其去懼其不反也既行踰月則以書
遺余曰吾来此無事讀韓子書至論佛骨表未嘗不
悲其壯及讀潮州謝表又未嘗不哀其衰也然世之
疵公者亦過矣公之平生以周公孔子孟子之道自
負謂其道必可一試而天下舉蒙其澤夫千金之子
猶愛其身公之所有豈直千金而已哉潮州非人所
居公又老矣懼其遂死而道終不行於天下為是戚
戚也豈其得已哉雖然公謂道之行也與不行也在
人乎在天乎其不能樂天如此其於聖人之道亦遠
矣蘇氏則不然倔強老益甚但怪其喜名節泰甚夫

人臣事君有過則庭之言之入臣與主俱幸也不入而得罪其不幸也豈宜以罪為榮沾沾然自好哉此其一生大節皆為名而為之耳非誠臣之用心也然以今觀之用名節自喜者亦不易得尤可悲也余復書曰公之言是也又以書示朋友皆曰公其還矣夫其言能安天順命其中全矣其中全者雷霆不能慴其魄寒暑不能移其氣瘴癘邪穢不能撓其真公其無慮矣其十一月果蒙　恩得釋公在閬州常讀書不復為詩其或得興為之則名曰閬中集有若干篇其詩大率皆書意不慴不矯能寬閒自適嘗屬余為

序余諾而未暇也其歿後四年而公之文集將行始克屬筆并載其書有能讀是書者公之志可得而知之矣然請公之志止於是則非知公者也維即序是而推其大且遠而未究者默思而得之乃爲知公耳

贅言序

余嘗裒錄散藁爲八編就太華祇刊汰存十之六七其後著述稍富而顧無所取質則第其目次識諸巾笥以俟知者鑑正焉程子有言曰今人始執卷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余嘗作文時輒誦此言爲

之悚然以懼也顧立志不高嚮於大道加之氣脆善
病志日荒而學日退往往假觚墨之力用自娛嬉而
其蓄於中者未醇而發於外者不精既不適時用又
不足傳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靡闕者不翅近之矣
今名吾卷曰贅言以志其愧且欲自勗庶幾異日賴
師友之助卒有以成吾志則將此卷付之回祿爲滌
瑕蕩垢咸與維新之圖亦未晚也姑識之

漢魏晉詩選序

余少學詩于太華子子嘗憩松下有風至焉子欣然
顧余曰若知夫風乎夫風遊於太空薄於物而後爲

聲然彼受之者其性剛焉故其為聲乃穆然而清焉
為詩亦猶是乎余說是言也每為詩其心未嘗不在
松下也俞子兢善為詩學於余余為選漢魏以來訖
于晉凡得百五十有四篇則又請余為序嗚呼子欲
聞為詩之道也則吾已舉太華子之言而告之矣子
其茂學以充其質使物之感於外者無足輕動吾心
焉可也古者舜與咎繇相和而歌則數言而已矣殷
人之尚質也其為頌十二篇而已矣成周之際詩乃
大顯刪之而為三百篇孔子之前又不知其幾篇焉
何其多也支離於漢魏淫於晉自是以降者其詩益

多而其眞益離其僞日滋子其簡出乎以多爲務君子之言多乎哉不多也

金生名字序

箕子之道大者見於洪範小者見於八條其爲敎一也自八條設而東國之民漸於禮義冠服先王飮食籩豆其風俗固異於三方矣行之累百千年而當三國之際干戈滋興文術寖微而間有儒者修補典禮以維持當世仁賢之化遠哉至王太祖統合三韓而戰爭稍息中國之書稍出而諸儒得以考論經制及其季世文物寖備離於夷矣 國朝受之益修其闕

弘道宿學之士輔翼而濬明之箕子之道復行於世而廩廩進於中國　皇明時外夷大國十餘獨朝鮮以禮義稱豈非箕子之教漸磨而使然也歟箕子殷人也孔子亦云丘殷人也殷德之澤於後世也盛矣哉光山金生志于道者也請名於余曰所貴乎人者不忘其本吾之先有爲平章者八世而凡爲我金氏者皆其後也請以是名可乎余曰善哉人之所貴不忘其本世之重金氏者豈以其族之大歟以其人之多賢也子之先有文元先生者敦於禮金氏之多賢實文元之教而文元之學出於李文成文成之前有

趙文正而又其前有鄭文忠而文忠之學本於箕子箕子之出實自殷請名子曰殷譯字曰孺文可也金生曰諾因著爲序殷後改純

贈寫真者朴善行序

有生必有死而形與心俱滅此儒者之言而理之常也佛者曰形滅而心不滅仙者曰形與心俱不滅二者雖非理之常世之好怪者或信焉寫真者之言又曰心滅而形不滅其爲說尤神然吾謂寫真者極其藝則耳目若視聽焉口若言焉毛髮若動焉使百世之下如見其爲人其於道亦可謂奪造化之妙而與

仙佛者斃矣雖然心滅而形不滅果何益於其人亦
何補於後世哉今又有人焉宗儒者而統仙佛以爲
道若是者其可謂道乎其言曰儒者曰形與心俱滅
固理之常也然形與心旣滅矣使後世之人何以知
堯舜之爲聖桀跖之爲狂乎於是乎記言記事之學
作焉言與事傳而其心傳形或附而傳焉若書之二
典三謨非所謂形滅而心不滅者乎鄕黨非所謂形
與心俱不滅者乎若是者非所謂宗儒者而統仙佛
以爲道乎君子之所貴者在心不在形其心旣傳於
後世歟其形傳之可也不傳之亦可也其心無可傳

於後世耶其形固不能獨傳也故寫真者之道惟寫真者專之君子不由也湖南人朴善行以寫真名於京師請為余寫真余笑而謝曰使吾形可傳雖微子必將有形之者矣吾何待於子於其歸也聊為序以贈之

申孺人墓誌後序

孺人申氏元州元景游文仲之妻而故弘文應教晳之女也年十六歸文仲以孝稱於元氏歸十二年而卒文仲之兄景夏華伯誌其墓嗚呼世稱孝於舅姑者率多以口體之養為悅而其於深愛篤敬蓋或歉

焉余觀華伯之誌曰孺人能以禮法自守事舅姑盡其孝夫能以禮而爲孝則孺人之孝必有異於世俗之所謂孝者矣三代以降女無傳我國之俗婦人不讀書不爲之傳又不習之以詩禮小學之言雖有明智將何自而知禮義哉是以在家無教在夫家無禮其理則然矣吾聞孺人自其幼時誦班昭女誡言動必以古賢婦爲則其在應教側也常竊聽其所讀書畧通大義往往與之問難纚纚可聽然獨淵靜自持若無所能其愛父母愈長而愈甚遇其疾必沐浴禱于鬼神其居應教喪也哭輒氣絶良久乃蘇盖其在

家之教如此故其在夫家也乃能有禮如彼此豈強勉於一朝而能之者哉世之人有子不教及其嫁也必告之曰往之而家順而舅姑敬而夫子則輒應之曰諾夫不素教而求其爲善慢也不素受教而以善自期妄也余於孺人旣喜其能受教而後事人而無愧於爲人之婦也又喜應教之能教而後嫁之而無愧於爲人之父也聊書其誌後以塞文仲之請

李幼安傳後序

李幼安死六年先山金殷澤爲之傳以示士大夫之知幼安者以余所聞尙恨其不詳別爲叙之以補其

閫云君事母能養其志與弟寢郎君相愛甚終其身不異室使其婦與弟婦一室有亡財毋敢爾我戒婢嫫毋敢有違言故閨門寂若無人焉有女弟貧不能家君則迎而館之母側遇女弟之夫視寢郎君君自始爲郎廩祿悉入母所不令婦有私財錢布雖例入皆卻之甞嚴冬念母無重襖受木綿數斤旣而悔曰曩吾不受入今也受是吾爲母奪志也母志則吾志貳之何以事母卒以綿還之他日入見母寒甚以咳君泣母曰何泣也君曰使母寒以咳猶謂母有子乎母曰而之不肖雖文繡吾身獨不病於心乎而之賢

歟吾雖寒獨無慊乎心乎遂母子相視而笑有識聞
之悲君之志而賢其母君爲人清修刻厲一介不以
不義取甞從人飲酒已問酒所從知權貴家自出也
則腹疾疾馳歸服塩水吐出酒咯咯良久乃安爲陝
川守也舍人以私錢貿布官市以爲衣君聞詰之舍
人以實對君曰而在吾左右私貿官市物是汚我也
亟以衣還市人自取其紵袍與之曰服此愼毋索市
人錢市人從舍人苦求還錢舍人終不敢受甞奉使
出及還其友人家在官道左而迂數里君欲過之不
敢乘傳徒步往過至夕騎友人馬歸及官道然後乃

秉傳其守法不茍多類此君材而有文　上亦重其
廉公稍遷至下大夫甚嚮用然門無車馬時時弊衣
冠以出前導去馬首一尺人或不知君而侮辱之然
晏如也既又不樂仕宦除官輒不受家益貧往往不
繼食有譏之曰不食君祿以飢餓其母介則有矣不
知其孝也君聞而嘆曰誠有人言者吾愛吾母豈不
及他人哉亦不甚辨也余始與君相識而未習也君
得余文讀之謂人曰此西漢之文也其後余送尚書
俞公葬夜至南江君亦至閭中識余聲字以呼之曰
子之文古人之文也然古人文章外有事子文章外

無事其竟不及古人歟余笑曰子不知文章亦事爾未幾而君卒君與朋友交義以信觀其踪似若嚴冷不可犯者然獨恂恂溫讓善言笑使人不能去至義有不可雖杯酒之中毅然必見正色焉君爲吏有惠政陜川民聞君死家出錢爲賻家人以君遺意辭不受固請之不獲則盛爲羞設君之位于門下祭之而去君旣卒而世之疵君者益衆率以爲矯餙不近情嗟乎矯餙者不恒不近情者爲能淂人旣恒且淂人矣焉見其矯餙焉見其不近情哉悲夫世之喜長短人而不自省也

縣學教條序 己未

永春縣之無學久矣非無學也學而無士猶無學也余爲是懼訪於父老簡於鄕黨得秀才十餘人居之學旣有士矣無財曷以養之於是鳩貲二萬餘錢入于校立母息子用給其餼廩旣有養矣徒養而無教非所以養士也爰述教條五章以遺之其曰齋約盖採呂氏鄕約而增損之以言朋友進德修業之要其曰學規專言爲學之序其曰讀法勉其溫故而知新也其曰講儀所以習揖讓進退之節也其曰儒籍所以明揚善救過之術也文雖約而指則切始教之大

方畧擧其縣諸生第相與朂之進乎是者余姑不敢言待諸生異日問學將就必有能繼余而言之者矣嗚呼爲學以誠不學而不誠將學而誠之云爾爲學矣不誠將奚以救之其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決矣此余之所大憂也諸生盍相與戒之已未十二月庚辰少華題

一曰齋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善卽改尊禮父老訓養幼少敬事長上愼擇交遊爲人謀忠爲衆集事

崇長揖讓解釋鬪爭嗜好文學攘绝貨色周
贍窮約救恤患難
業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傳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禮也者序也樂也者和也長幼尊卑
有序而和生焉然後群居而不亂故禮莫大
於序序而至於和斯可以觀君子矣古人以
書籍几案之位寘整齊謂之禮顛倒失序謂
之不和緜此推之事無大小盖莫不有禮樂
矣何必玉帛之為禮鐘鼓之為樂哉射御書
數亦儒者之事禮曰射以觀德程子曰作字

時敬亦是學曷不勉哉

過失相規

犯義之過六酗博鬪訟行止踰越游嬉惰業妬嫉勝己造言毁類營私忘耻

不修之過六持身傲慢出言鄙悖臨事不恪用財無節諭毁教條侮棄士論

二曰學規

月朔月望夙興具巾服長幼序進祗謁于先聖旣退分序相揖

每日夙興盥櫛整衣冠端坐執業宿止必有常

處

春讀六經中一書（限三十遍）

四月至七月讀騷賦詩家（不限遍數時時諷誦而已）自四月至七月時氣蒸熱有妨於讀書日煦舒長甚便於課製故專以述作爲務或詩賦或義疑表策必一日一篇考較優劣隨等計劃十日一計三計三最者有賞三計三殿者有罰（賞以紙筆罰以榎楚）

秋讀史記諸子中一書（限三十遍若史家諸書不限遍數只當熟看一日看一編或二編而尤致詳於國家興亡法制沿革賢邪進退華夷離合之際

冬讀四書中一書 限三十遍 或讀小學

每始讀一書必以聞于官卒業亦以聞俾考其勤怠

諸生或有事歸家以單子請暇于官毋得擅行

三曰讀法

自二月至三月朝讀書十遍晝二十遍自八月至正月朝讀書十遍晝十遍夜十遍

讀書者惟耽新學都忘舊讀則與不讀何異今一日遍數不過三十則優優乎日有餘力

矣必取舊讀文字次第溫習限以五六遍相與討論義旨務在融會貫通又或臨帖習字或劄錄古書或看閱科文或構綴古律而常以餘力為之無妨實工

四曰講儀

每間二月朔日一開講 前一日東西訓長及掌議率諸生入齋諸生外有願參者皆許入講入宿于齋舍翌日未明給事擇校生中解事者為之設帷席几案筆硯講子奩之具于明倫堂上 平明先生古者郡國生徒皆以守宰為師故謂之先生率諸生入謁于 聖廟 典儀

擇校生中習禮識字者為之 導先生入明倫堂
無則擇諸生中一人為之

掌議持講生案隨之 前一日掌議錄入講諸生姓名為案必從其年齒為序

掌議坐楹右東向 典儀坐楹左西向

典儀讀笏記 兩訓長率諸生詣明倫堂下分庭相揖 兩訓長壓班冠者居上童子居下

兩訓長由東西階就位 東訓長西向 西訓長東向

掌議唱諸生由東西階就位 一從講生案次第唱名以入

給事引講生詣書案前 拜 跽 講生進講書

講生進講紙 講生豫具講紙如單子樣首間書其姓名次間書所講書名置諸懷中

先生抽講章 東西訓長書講章于講紙書名下

講 講時端拱危坐檢飭威儀鼓厲其精神疎暢其音節不敢作怠

容不敢出漫語有失儀者掌議糾正講說先生出講桂文義昭暢盡善盡美謂之通文義粗備長短相補謂之略章句涖滯解說艱難謂之粗章句過塞解說錯亂謂之不通

講生書講號於講章下　拜　退就位　給事引講生詣書案前儀做前　講畢　諸生出以序出毋得亂列　兩訓長掌議出　典儀導先生出

掌議東西訓長會于齋舍行賞罰居魁者賞以紙筆居末者罰以榎楚失儀者行付黃之罰

先生不莅講則訓長掌議齋會開講講儀略做前

五曰儒籍

凡入學諸生悉錄姓名本貫生年于籍以年齒多少為

(次第)有善書于籍(以紅紙書其所行之善如見善必行聞過即改之類付于其人姓名之上)有過亦書于籍(以黃紙書其所犯之過如酗博鬬訟行止踰越之類付于其人姓名之上)

凡有善有過諸生齋會發論僉曰可然後書于籍一歲三考籍(以正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考籍)計其善惡多寡大行賞罰(賞以紙筆罰以榎楚)付黃至三則削籍削籍而猶不悛則出齋而絶之(削籍者以黑紙蔽其名)

罰

凡付黃削籍者有善則解罰講魁試魁亦解

納籍于櫝固其鎖鑰立司籍一人諸生中為之以主其出納

考籍齋中一大論兩訓長掌議必齋會確議既行賞罰以單子具由聞于官解罰亦聞

贈曹生命肇序庚申

善易不言易高棋不棋吾皆犯之謂之智不智雖然君與吾棋累十局而活殺奇正未或有獲焉與吾易惟乾坤屯蒙耳餘六十卦象爻畧曉義例盖于棋不志進于易志進故也夫熱鬧喜勝之如棋而不志進奧深難透之如易而志進推是而求君之心必也攬

轡名利之塗而操戈六藝之門者歟勗哉君不志乎進而不進者固亡論已旣志乎進而不遂進者亦有之銳乎始而怠乎終之謂也吾所言特易之粃糠耳指南乎茲湛隤專而妙明至方見天地之爲高厚水火之爲柔剛風雷之晦明山澤之崇深君於是乎振節揭鑣愈進而不反顧否抑見難而卻步也徐俟異日一叩之

肅宗御容摹寫都監契屛序 戊辰

我

聖考肅宗大王御真有二本一奉安江都長寧殿一奉安昌德宮大內 聖考三十九年癸巳國工

泰再奚寫也于時 寶筐爲五十有四而 龍鬚有八九莖白 御衮衣玉帶冠翼善冠𢷋鬃紅椅子而端拱焉國朝 列聖御容皆奉安于南殿 太祖一室 世祖次之 元宗又次之 當宁二十四年戊辰 上命添造一室移摹大内 御真躋奉于 元宗之下甚盛禮也是役也自正月甲辰設都監于昌德宮二月丁巳 上自慶德宮親幸告事由自是日始摹于宣政政越十日丁卯訖摹 上始還宮戊寅寶幀成 上又親幸焉翌日己卯告動駕日方中禮克成遂合享焉大小臣工之凡在列者舉傾首拭目

瞻望 黼座吁嗟忭躍于下而 龍姿日表爛爗煒
煌儼然若有臨焉 殿下登獻降拜 玉淚微泫愾
然若有聞焉嗚呼盛哉昔周公之祭文王也登歌清
廟而凡在廟中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夫聲詩之感人
猶如此況 盛德光輝之著於容狀而形於丹青者
哉禮曰孝子之祭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以至所樂所嗜而靡所不思於其思也而得覩其容
狀於彷彿之中則其思也當益切而怵惕悽愴之心
真可以通神明矣于斯舉也益可見 聖慕之無窮
已矣雖然臣嘗聞諸耆舊 聖考臨朝正容 符彩

若神可望而畏徐而接其　辭令藹然仁愛之發感動左右至今竊想其　氣像惟詩人所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者可以對揚萬一而若乃繪素之所形亦其外耳然則　聖上所以光　先烈廣　孝思者亦惟心法是傳而已此又群下之仰期於　聖明者也都監旣撤諸臣相謀曰事莫重乎敦匠榮莫大乎近君吾儕幸得受　命董事朝暮昵侍　耿光者殆一旬有餘是不可以無志遂捐其餘貲各造短屛列錄都提調以下諸臣名氏以有容忝列郎僚俾叙其顚末如右昔宋仁宗旣作會聖宮奉三后御容而展薦

之禮久而不舉其臣歐陽脩獻頌以風之其卒章曰聖既降矣其誰格之維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望其幸也今我 殿下自始工至卒事凡三幸而三享之 袞冕圭璋皇皇翼翼 精神徹乎陟降典禮洽乎聽聞玆又往辟之所未行而來嗣之所當法也故記之特詳云爾

譜圖序 己巳

惟南氏之先出於中國其始金氏自英毅公東來受姓而始見于譜英毅以上無得以考焉英毅之來實當天寶十四載是時玄宗在位久荒于政事楊國忠

為相與貴妃交亂內外而其冬祿山果反玄宗奔蜀而天下幾無唐矣公之居東不返安知不出於夫子居夷之義歟是時新羅方睦于唐歲修職貢至遣使朝帝于蜀若公亦可謂因不失親矣自公之受籍英陽子姓蕃衍五百二十餘年而至容直公始分籍而宜寧氏興焉容直以上著于譜者僅七世其見逸者不知其幾世而七世之事蹟亦泯然無徵焉可歎也已今自容直以下次為譜圖又畧叙事蹟如歐陽公所為者而特詳于吾之自出傍祖則為吾先昆弟若伯叔父者得列焉

譜圖

始祖敏 公始姓金名忠唐鳳陽府人玄宗天寶十四載以按廉使奉使日本漂到新羅禮州海寧地公曰天下莫非王土願居之景德王以聞天子許焉王謂公自南來遂賜姓曰南改名敏封英毅公以英陽縣爲公食邑子孫仍受籍焉墓在縣北日月山南今亡其處子孫爲壇于山下每十月上旬享祀之

自公以下譜逸至倜復見于譜有曰太子詹事翼曰衛尉令謙曰檢校禮賓卿澍孫曰及第之卓曰禮賓卿奕曰大將軍鎮勇有三子長洪甫次君甫佳甫始分籍于宜寧固城

洪甫

君甫

事高麗忠烈王忠宣王官樞密院直副使

赫胝

益胝

官豊儲倉副使

天老

知靈光郡事夫人朴氏部將琮女

乙蕃

賛化功臣門下侍中宜寧府院君贈謚敬烈公夫人崔氏叅議芷女

乙珍

叅知門下省事太祖開國遯居沙川屢徵不起太祖高其

節就封沙川伯後孫有直提學廉以名節著

乙敬
官贊成事

天命
官典書

庄甫

乙蕃

在
開國功臣議政府領

景文
官兵曹議郎夫人方

智
議政府右議政贈

議政宜寧
府院君
贈諡忠景
公配享
太祖廟庭
夫人卞韓
國太夫人
尹氏坡平
君帀女淑
安宅主洪
氏觀察使
彛女

氏叅議洵
女

景武

無子以宜
山尉爲子

諡忠簡公

簡

官直提學
夫人朴氏
吏曹判書
信女

暉

議郎公第
三子尚
太宗女貞
善公主封
宜山尉
贈諡昭簡
公孫怡號
勇絶倫年
二十七拜
大司馬稱

國朝名將

誾

開國功臣三軍都統使贈謚剛武公配享太祖廟庭

實

贄

簡

一

俊

官司憲府監察夫人姜氏大司憲碩德女

恬

恮

生員有子曰孝温字

伯恭號秋江文章清節與金時習齊名

怀

進士夫人朴氏蘊貞女

孝友

孝義

漢城府判尹夫人柳氏子和女

悌

吏曹正郎

慄

大司諫

孝義

復始

倜

健 叅議

伋

慶春 官通禮院左通禮 夫人鄭氏弘佐女

鎮

益夏 隱德不仕世稱東郊處士 夫人鄭氏海林君承休女

淂薰

復興 文科同知中樞府事

復始 官茂朱縣監 夫人金氏左議政命元女

官儀賓府
都事夫人
申氏副正
汝灌女許
氏成龍女

錫
官慶山縣
監

銑
吏曹判書
以清白著

淂朋
官仁川府
使夫人申
氏復一女

淂溟
官慶基殿
參奉

龍翼
吏曹判書
大提學
贈謚文憲
公夫人蔡
氏持平聖
龜女

名 贈諡
貞敏公

正重
慶尚道觀察使夫人
李氏吏曹叅判寅燮女

漢紀
同知敦寧府事夫人
沈氏漢章女
沈氏若采女

有常
文科贈弘文館副修撰配李氏戶曹叅判雨臣女

有容

有定

察直府君塋宜寧縣西門外十步簡易崔岦撰墓表
公墓始亡所在知縣黃瑄有築於此墟見古塚纍纍
也意欲夷之一夕夢達官言樛松之下吾居可訪余
武也黃驚求得余武乃年百餘故吏遽曰民固知見
名者夢南相公謂民若宰當訪吾居彼第幾所是也
黃大異之遂治其荒穢而墳焉得紫石土中有文為
南益信之又得金環一帶鉤三以送都下諸南諸南
相與悲泣悉反瘞墓前內外裔孫以觀察節度來者
益大其封築增置墓田守戶至今祭祀不絶

豐儲府君事蹟闕

知郡府君知靈光也嘗出遊森溪得一丘樂之曰死則歸我于此未幾卒于官將返葬故山柩至森溪不前遂墓焉

侍中府君性醇謹國史書之年七十六卒諡敬烈

忠景公府君初諱謙字敬之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同進士出身尋佐 太祖開國遯于野欲辭功 太祖物色得之 賜名在喜之也遂策功一等後又佐恭靖王定策立 太宗爲世子 太宗即位寵遇冠諸功臣 世宗元年卒 上自臨吊祭 賜諡忠景初 太祖旣定壽陵於楊州以近陵一原 賜公敬

烈公卒葬于是公又繼之公雖爲國元臣家居蕭然
如布衣語不及時事所與游惟文人釋子當世稱其
善居功云
議郎府君事 太宗官未達而卒 太宗謂 太祖
功臣惟南在家謹愼有法以公主歸公子暉後以長
子忠簡公勳 贈領議政府事墓于廣州炭谷
直學府君 世宗九年及第請名重一世人以得公
一言之譽比之千金曾孫孝溫記其遺事曰曾祖直
學公事母色養事君守正周人之急患人之難嘗以
忠義衛入直夕食缺所識內饔吏具飧以進公却之

曰渴不飮盜泉之水其貞介類此墓在通津府東今亡其處

監察府君墓在廣州新日里失其處八代孫龍翼按畿輔時因訟者而得之樹石以識焉其後七十九年戊辰十一世孫宥容葬其子公輔于其左麓

進士府君字子容爲人孝慈廉直謹於奉先成化己酉選進士燕山時以秋江叔父配鎭川卒仍葬于縣南成志洞後以子孝義貴 贈户曹判書

判尹府君字仲粲正德六年及第燕山時以秋江公從弟久不用禁解歷玉堂通顯仕爲都御史抗章論

宗人衆奸邪士論重之年七十與三宰吳謙判中樞
府事元混尚書盧積成世章鄭宗榮吳祥入耆英社
墓在楊州東海谷子孫世葬焉
通禮府君字祥元嘉靖十九年 中宗三十五年以
生員登明經試歷仕清顯壽六十五終
處士府君字施伯少有高行隱居不出人勸之仕不
應獨甚喜山水以漁釣爲樂嘉靖丙辰卒壽三十四
世稱東郊處士李文忠公廷龜撰墓表
茂朱府君字善初輕財好施所與游多一時名勝石
洲權韠每稱其急人高義壬辰倭亂選爲邢軍門郎

廳從仕義州歷知四縣享年六十三以季子銑貴
贈政府贊成李文忠公廷龜撰墓碣
都事府君字鎮之年二十七以外祖慶林公蔭補
昌陵參奉 萬曆丙午選進士歷知三縣性嗜酒年
五十八而終孫文憲公龍翼撰墓表
仁川府君字益吾性純慤無偽布衣時匹馬行山中
有賊斮人去未遠公下馬視之乃所識也撫屍大哭
解衣斂之走告村中俾致之為狀告縣而後去其好
義如此公外祖副正申公有膂力隣有喪失火申公
冒焰腋柩而出其寡婦幼子身詣公願為奴婢公皆

謝遣之終身不以語人盖公之氣義有自來云歷知五縣一郡一府所至淸恪有聲去輒見思為仁川以年至棄歸先正宋文正公浚吉白　上以氣力尚強吏民信愛　特命還任壽七十五卒後以子龍翼貴贈政府賛成金文忠公壽恒銘其墓焉

冢宰府君字雲卿　崇禎元年戊辰生年二十一及第仕　仁祖　孝宗　顯宗　肅宗用文章清德大顯公卿間由玉堂　賜暇讀書湖堂魁重試提學弘文藝文兩館尋為大提學階至輔國　肅宗十五年仁顯后廢群奸用事公謫明川未幾卒壽六十五越

二年 肅宗退群小人 仁顯后復位首復公官爵
遣禮官致祭今 上元年賜謚文憲事具陶庵李先
生縡所撰神道碑
觀察府君字伯珍 肅宗七年選進士尋登文科歷
仕清要在 經筵最久 肅宗甚重之終官嶺南觀
察使年五十二君子惜其用不究以子漢紀秩二品
贈吏曹參判
先府君字國寶性孝友九年居憂親戚鄉黨咸稱其
善喪無二辭清剛寡偶仕官一有不合輒引去四典
州府不私毫髮弊衣糲食淡泊如寒士惟左右圖書

怡然忘老焉公制行甚高而不求人知人亦少知者惟趾齋閔忠文公艮庵李文簡公陶山李文貞公陶庵李先生甚重公其餘縣知公請修可貴而不能名其德焉後以耆秩判隷院階嘉善大夫壽七十四以終

先兄 贈修撰府君字吉哉清明孝弟當世推爲儒林第一今 上三年及第以記事官修 肅宗實錄忤當路謫靈巖尋赦還翌年卒壽三十三事載李文簡公宜顯撰墓碣

宋氏忠孝錄序

余讀史至漢將軍傅彤父子事壯其人而悲其世幾於泣下也後漢幾千年而至 國朝又得宋將軍父子事嗚呼何世之相遠而事之相類也盖訓正公之死也當倭寇彝[illegible]秉輿播遷之時猶彤之死於吳也洪原公之死也當北虜内猾南城受盟之日猶僉之死於魏也當是時國耻主辱憯於白帝劒閣然使闡鉞握廟筭者盖多黄權譙周之倫而舍命殉節乃出於君王不識何狀之人寧不悲哉嗚呼二公雖不遇世而死乎賴其一死而增綱常之重得與高趙洪尹并耀百世何其壯也抑余重有感焉訓正公一幕府

小將耳以孤身抗勁賊千騎雖終日苦戰橫屍沙場其誰知者顧公氣益奮戰益力及飛丸貫脇無所施其勇下馬北面而拜以致死不忘君之志苟非忠義根於性而所惡真有甚於生者庸能辦此乎洪原公之日夜腐心者在倭不在虜也然迨其受事邊疆驟當大敵奮躬攖鋒不退一步其臨死之言曰棄賊偷生非吾父志也吾年四十八正吾父死倭之年天其命之矣至今誦其言而求其心倭固公仇也自公父視之虜猶倭也故所在致命焉以成先人之志而已苟非見義之精所志者大惡能及此乎二公於是乎

不愧韎韋之君子矣自二公之死 國家旌襃之典既隆且備矣今其孫廷岳裹足千里遍謁名公學士淂誌碣傳記之文以表章遺事編為一書名曰忠孝錄將以登梓垂後而徵余文為序書再三至而其請愈勤嗚呼二公之風聲毅烈具著於諸公譔述又何待余言為重獨念節義之不見重於世久矣雖二公之賢亦安保其不泯於久也凡知慕二公者皆宜大書特書屢書而不厭也遂書之如此

徐侍郎命九五道 敎書屛序 丙子

故都御史徐公以通才敏識受知 聖朝在內旣歷

敭清顯矣閻嘗出試于外為　國家分憂凡按節者四而湖南則再焉又莅松都留務前後庸閫之茂著者昭在人耳目盖將由是而進莞樞要以大厥施而公遽棄斯世矣嗚呼惜哉其藩府　教書凡五道而皆當時掌誥之臣以王言代譔者體辭典雅可徵於後觀乎是則公之承宣保釐之績　朝廷倚毗期望之重可推而知也公既卒而徹子修撰君先公一年而亡公之後事惟孤孫在耳則取其　教書而第次之聯為短屛又以致祭文一篇繫其末屬余識之嗚呼余與公友也公之婿余弟也余既喜其端姿雅操

愷悌可親重以姻婭之好情愛之密無間親戚甲戌春公在湖南營以新刊朱子全書遺余曰吾老矣不能復讀書公讀此書有得推其餘以及我余復書曰公何乃少我哉聊與爲一謔然公之好學不倦樂與人爲善雖筆札詼調之間可窺其一端而旌節所到文教蔚興至今爲人士所誦慕者蓋亦有所本也歟余旣嘉徐君能嗣其先業顧念疇曩又不勝存沒之感遂書此以歸之

宜寧南氏族譜序 戊寅

宜寧南氏譜者譜南氏之族也南氏之籍三英陽伯

也宜寧仲也固城李也譜之獨稱宜寧何哉為其子
孫之最大以顯且多賢也成周之制有德有功之世
天子表厥姓氏以聯屬諸族姓者祖宗之所自出也
英毅公之受姓于南是也氏者子孫之所繇分也密
直公之分籍于宜是也自英毅至密直五百年文獻
蓋不乏徵而密直已下迄兹五百年圖牒具存粲然
可攷本支寔繁名顯相承有以德行勲庸焉有以文
章志節焉旂常簡冊世厥聲猷傳所稱宗法與治法
相經緯而不廢者不其信矣乎譜舊有二本而裒輯
不廣記載甚畧迺者諸宗相與謀所以修補者於是

博攷諸家遺籍旁搜遐裔逸乘黜謬存信擧昵及踈
而英固二氏之系亦頗附見盖其爲書歸在精該要
使百世之遠有所攷稽而其叙名哲事行尤致詳焉
外先外裔之有聞人亦必謹書此其義例也正學方
氏有言曰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
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竊嘗三復有感於
斯言也凡我南氏之見推爲巨族也豈直爲顯官嬚
以其多顯人也吾宗盍相與勗在家孝謹在邦忠信
以求無忝所生而庸言庸行常恐有玷於先訓毋曰
姓態貴人而必思以人貴姓則尊祖敬宗之實不外

於斯而人之覽是譜者亦將興起其好德之心思所以飭躬以善其子孫立名以揚其祖考斯譜之用始可以推於世而不止為一家之私也寧不美哉不然猶臨江人之抱遺牒以高人雖其序派之詳收族之勤猶無譜也可不懼歟譜既成宗人屬余為序不揆僭猥謹書卷首如右若乃益山宰泰普氏之始終經紀一誠無懈寔有補於吾宗篤厚之風茲并識之云爾

明書正綱序

譚者謂明無史非無史也無信史也有　明建國將

三百年而史官之法不立世所行編年本末之屬盖採朝野見聞而雜訛之傾失史家典要之體識者病之其他謏乘瑣録小醇大駁或勢拘於此庭則其氣餒或義激於東林則其辭濫均之未足以盡天下之公近世李氏綱目又自附紫陽義例而紀年止於崇禎弘光以降附見編外下同僭國雖其載事之詳用心之勤大綱不正曷足以爲史是書所爲作特正其綱焉耳至衆目之分注者悉從諸家芟煩訛約黜謬存信以私便考閱而已非有志於傳世也觀者幸毋見罪陪臣太史南有容謹書

東溪集序

東溪集四編詩文共若干篇者延安李公夢與之所作也公之二子廣源述源以余與聞次緝來問序嗚呼余固不足以言詩若公之詩非余言之世之人固不能言也古之作者不志於辭情之出以直而無偽閭巷婦孺之所謳吟皆可以薦于王公而聲之管絃陵夷至後世辭勝而情始隱終身誦其言而不得其人故人所謂和愉而可樂者識者以為病者之笑人所謂悽惋而可悲者識者辟之優人之泣此皆強為耳未足以信其內也公自少以其詩鳴褎然首上庠

聲望傾一時顧公泊然若無有也日與其弟尚絅闟户讀書往往據几微吟相視而笑胸中如有甚自得者然視其家墻屋幾壓人焗火不續雖家人不知其所樂何事也公於詩不數數然也為之亦不甚用力意有所至肆筆直遂至累十篇而不窮然沉欝之氣真澹之思隱隱毫墨間春容而作洨漻而止無一語態色聲臭之累夫良玉在璞不待追琢而精芒已自動人惟知者鮮耳始吾伯氏太華晉菴李宜叔喜論當世文章士而至於公未敢輕為抑揚常稱夢與訥於口不能盡其人讀其詩篇篇一夢與斯可謂知言

也已公旣不偶於世嘗從祿仕爲三縣爲治如爲詩非俗吏所及也盖其道益高而其窮益甚而公皆推之有命囂囂以終老非其中有可以自勝者能幾於斯乎觀是集者求其出詩之本而得之焉則風花雪月之過乎境者皆不足言也公雖不喜爲文然其文不拘古法信心而成翩翩有曠達之旨余勸其稍事述作公笑曰我惡夫多言者余悅其言長者也識于心不忘並書之以爲序

晉庵集序 壬午

始余少時從伯氏太華治文詞所與遊多知名士若

故丞相晉庵李公宜叔太學士月谷吳公伯玉皆所謂傑然者而李公尤通儻好奇節善談笑其言天下古今事一座皆傾吾數子者燕遊無李公不樂也太華既卒而數子者亦落落不得志益自放於山水文酒而李公跌宕奇一日載妻子入嘉陵山中踰年而歸其文章益富其言論磊落鴻偉如寶劍埋泉光氣奕奕在牛斗間也未幾登上第受知 明主十餘年而取公相於是月谷已亡而文集出矣吾二人者亦皆衰且倦矣每相與言少壯時上下角逐歌呼意氣之盛而噓唏感慨於存亡之際至於流涕也今公又

作九原而從氏判書公以其遺文屬余爲序嗚呼悲夫余何忍於斯文亦何言以辭余與公生同年居同里其始交也以小名而不以字也公少豪縱不羈稍長折節爲古文詞其於詩盖天得也心靈獨造神韻自暢其抒情寫事不假雕繪而化陳境爲新語清曠矣不淪於枯瘠雋逸矣不流於靡蕩篇成筆落颯颯有風竹聲人得其一句口相誦以傳近世以詩名家者衆矣獨擅盛唐風調流聲一代未有如公之蔚然者也於書未嘗刻意究索而各得其趣及發而爲文踈宕簡潔時或自出機杼恣其遊戲而不失古作家

尺度甞著論是非前古事凡累千言其言人情時變
辨棣深至置之蘇氏諸論中識者殆不能辨也公之
於斯術可謂盡其能事矣雖然若公者惡可以一文
人蔽之而已哉公以高才偉器早負盛名非蘄以一
藝自名者蓋甞有志於當世其處臺省館閣頗持清
議以古人自期顧阨於時譏其見於施措率不能如
其志及位益崇而 主知益隆雖欲斂身而退又不
獲矣家居服食起居不改布衣時往往望遠而思深
不平之鳴屢形於篇什此余所以為公悲之者也嗟
乎功與言之並立於不朽自古以為難豈非命也哉

公之著述中經火佚見存箱篋者揔若干篇今刪定爲八編詩凡五百四首文凡一百六十三首夫集之所爲作有可以觀其人焉有可以論其世焉如是而已矣又奚用多爲哉

寒松子集序 戊子

凡集之行本乎文章然必其人德行有可以重其言然後行之遠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無其質文不能徒行也雖然君子爲善不求聞於人故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君子盖未嘗有志於文而世之尚德者不忍廢其言此寒松子集之所以行也寒松子

吾黨之篤行君子也少事寒水先生其學專於內修日孳孳如不足孝至於通神明行可以質古人而惟藏之密故人無得以名焉見其頗事功令則疑其為科學見其薄遊蔭路則目之以祿仕殊不知身屈而道不屈益見其君子也及公已歿而鄉黨諸賢列其行義以聞于 朝而表其閭又記述其事以美之然後潛德幽光遂大明於世矣乃者公之從子定鎮裒輯其所著詩文若干篇問序於余曰文章特吾叔父餘事耳然舍是無以考其所存幸子之發揮之余受而讀之其詩溫厚靜介如其為人文亦醇質不用巧

思奇語而務歸於實理讀之盡卷充然如有獲焉余
與公遊自少至老徒知篤志力行之可師也不復問
其文章公亦不肯以一言及之盖其志之大故不屑
於小操之約故不騖於末余之不問公之不言要之
相知之深而相與之重耳九原可作公必莞爾於吾
言矣定鎮皦然有志守窮經四十年無所慕於外可
謂善學公者余重其請書此以遺之

愛懶子集序

文不徒行必其人之賢有可以貴其言然後行一遠
然或其人賢而無命才志不少見於世獨其言在耳

則仁人君子爲之収拾其散落表章其沉鬱使其人不遂泯於無徵秋風三疊尚令人絫欷而愛懶子又何其可悲也余自勝冠時則聞洪公仲經氏用力學善古文㚔重韋布間頗從之遊然公宰相子门館方奕奕也故無一日之素焉亡何而客遊湖左湖上有申明瑞上舍故與公好也爲言其已卒具道其平生往往反袂拭目余從以悲幾於涕之流落也後數十年而從公之二子淂其所與師友書二三篇而讀之益見其志潔而行端才高而學博廩廩進於古而不已類不以一藝名者嗚呼士患無志耳幸一有之而

天又奪其年何得之之艱而失之之忽也又後十餘年公之文集將行而長子僉正君已歿其季牧使君踵余門而請曰吾伯氏有望於子矣子其序之余於是辭不能力遂書其所感如此集凡二編故友宋士行所删定而余嘗與聞焉嗟夫斯集也奚以多爲哉盖聞公自始受書即自奮曰古文非空言也誦其言則當行其道遂盡棄其所嗜好而從事于訓典動有則而言有章當世之士莫敢望焉旣修於家矣間出而從師友治文辭日有所畜而時出之然後其質直而無邪態色不能累焉者形於詩其修潔奇雋機巧

無所施焉者著於議論沛然若無可禦然其不止於所欲止者命也夫公之世閥名行故相俞文翼公表其墓愛懶其自號云

雷淵集卷之十二